

华中科技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笛卡尔直观思想研究

姓名：杨丽君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外国哲学

指导教师：高秉江

2010-12

#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 摘要

人们将笛卡尔称作近现代哲学之父，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理论为哲学带来的认识论转向，同时他探索知识的方法，在自 17 世纪以来亦一直为世人所关注。笛卡尔在著作《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中提出了直观和演绎相融合运用来寻索真知的方法，特别是对直观方法作为更基础方法的强调尤为突出。本文试从直观的基本含义着手，进而通过对笛卡尔直观思想的认识以及对这一思想的影响（包括理论及现实两个层次）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直观意为心灵察看，指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突出特点是心观，这种对知识源于人的内心的探求正是对确然性知识的追求。笛卡尔认为直观和演绎均为认识的方法和来源，然而“起始原理本身则仅仅通过直观而得知，”因为直观具有明证性。普遍怀疑亦为笛卡尔建构哲学思想的重要方法，与直观指向相同，即达到知识的显明明晰。可以说，笛卡尔正是以普遍怀疑的方法开启了他的沉思之旅，继而以直观和演绎的方法寻到了知识确然性基础的道路。而笛卡尔著名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又是通过直观于自明性中悟出的。那么直观具备建构知识确然性的品质吗？这是第二章第四节论述的内容，也是本文的核心所在。

笛卡尔的直观思想是对明见的直观原则的设定，这也是胡塞尔的本质直观概念的直接来源，二者却是有区别的，虽然二人设定的同为内求之路。当代人类精神生活出现许多问题，科学和人文的对峙成为核心，如何对话科学与人文，从而促进人类思维的发展，以提高人的整个精神生活，因笛卡尔一方面将直观导向睿智的领域，强调运用数学的分析模式对物的秩序和度量加以仔细的考察；另一方面强调顿悟，通观。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笛卡尔的直观概念或许为处于当下生活状态下的我们开辟了一条的“思”径。

关键词：直观、演绎、确然的、科学、人文

## Abstract

Rene Descartes, founder of modern philosophy, has been the focus since 17<sup>th</sup> century, no matter philosophy's direction for epistemology by him or his methods of exploring knowledge. Descartes showed us two ways of seeking truth, that is intuition and deduction, in his book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Getting the Truth*, however, he put more emphasis on intuition. The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ntuition on certain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moreover,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tuition is a pure spiritual action which means mental-seeing. Knowledge that stems from our heart is certain. Rene Descartes considered both intuition and deduction as methods and sources of reaching truth. However, the first principle can be reached only by self-evidential intuition. Doubtless,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Descartes to construct philosophical thought, has the same direction as intuition, which is to get certain and distinct knowledge. It is considered that Descartes begins his journey of contemplation from doubtless, and then he finds out a way for certain knowledge by intuition and deduction. Also, Descartes enlightens his first principle *Cogito ergo sum* by self-evidential intuition. Then we have to ask: Is intuition qualified for certain knowledge construction? It is the core of this paper.

As far as intuition's evidence is considered, Descartes' intuition theory serves as direct source of Husserl's theory of intuition of essence. However, there have some differences, even though they both pursue knowledge from the inside. In contemporary times, there appears a large number of problems in our spiritual life, as contradiction of science and human culture the core. How to communicate th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thinking ways and improving our spiritual life? Descartes' intuition method helps us to find a way out from the state nowadays.

**Key words:** intuition; deduction; certain; science; human culture

---

##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标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华中科技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本论文属于 ☐ 保密，在\_\_\_\_\_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 不保密。

（请在以上方框内打“ ”）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指导教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 导 言

西方哲学产生伊始就与获得知识紧密相关。在自古希腊以来，即成为整个西方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确然性知识探求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诸如知识的来源，标准，确定性等一些基本问题作出回答。笛卡尔在探索确然性知识中所采用的方法对后人启发极大，特别是直观与演绎相结合，尤其是对直观方法作为基础性方法的强调尤为突出，因为直观知识有显明明晰的性征，直观知识的这种自明性特征使得直观方法具有了明证性，从而保证了起始原理的正确性。直观的特点是心观，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直观。如笛卡尔所言，直观方法在个别问题上确是具有保证确然性知识作用的，然而它在个别事物之上所形成的这种确然性是否可以延伸至整个人类知识的建构之上呢？

笛卡尔的直观思想对胡塞尔的本质直观思想影响最大，二人的哲学方法不同，却走出了大致相同的道路。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外，笛卡尔直观问题也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运用笛卡尔的直观思想来沟通科学与人文—当代人类精神生活中出现的核心问题是一种极为不错的尝试。

## 1 直观的基本含义

“直观”一词在笛卡尔的相关著作英译本中，使用的是 intuition 这个词。知识层面的直观意指无需任何推理或是运用理性而获取知识的能力。Intuition 源于拉丁语 intueri，tueri 是 look at 的意思，而 in 则是向内之意，因而 intueri 一般可以翻译为内视或是内观。在笛卡尔的原著中，用的也就是 intueri(动名词)，或是 intuito(名词)。intueri 的字面意思为“观看”、“查询”、“观”、“察看”。这种“观看”需要的是理智之光的引导，可以理解为“心灵察看”。笛卡尔在其作《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的原则三中有这样的言说，可以说是对直观下的定义——“我用直观一词，指的不是感觉的易变表象，也不是进行虚假组合的想象所产生的错误判断，而是纯净专注心灵的构想，这种构想容易而且独特，使我们不致对我们所领悟的事物产生任何怀疑；换句话说，意思也是一样，即，纯净而专注的心灵产生于唯一的光芒——理性的光芒的不容置疑的构想……”。<sup>1</sup>在笛卡尔这里，直观是一种心灵的特殊功能，是除演绎之外更为重要的方法，直观成为思想的源泉是笛卡尔带给哲学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笛卡尔的核心概念直观并非固定的实体存在，而实指心灵的活动，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是理性的无中介的“看”(visio)，可以说，直观是贯彻了 nous 精神的（因为所说的是 nous 在排除遮蔽或是障碍后直指对象而求得本真的活动）。概言之，理性之光(light of reason)成就直观，直观深入对象。只有这种纯粹简单的理性直观才可以沐浴着智慧的光芒，才能让那种显明(clear)，明晰(distinct)的东西为我们所心观到(mental seeing)。Intuition 与视觉相关，因 intuito 正是与眼睛相关，毕竟，在笛卡尔思想中，抑或于我们通常的认识中，认识总先是由某种感觉开始的基础上形成上，而这种感觉又以视觉为首。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一书中，笛卡尔本人有不少与视觉相关比喻的表达来进行论述。如在原则九标题中说道“应该把心灵的目光全部转向十分细小而且极为容易的事物，

---

<sup>1</sup> [法]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 1991:10.

#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长久加以审视，使我们最终习惯于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地直观事物。”<sup>1</sup>以及该原则中第二段首句“固然，我们学习运用心灵的目光的时候，正是把它同眼睛加以比较的，因为……”。<sup>2</sup>在本书中，大量出现诸如“通观”，“察看”这些与“直观”相应的词汇。笛卡尔在《折光学》中描述了光作用于我们的眼球之后经过一系列物理活动而形成了视概念。笛卡尔对直观的重视产生于光与视像形成间的关系，这种光是物理界的自然光，而直观的根由是一种精神之光，是理性之光，因而形成一种不容置疑的构想。当然，言说直观与视觉相关，并不等于说直观是视觉的功能，按照笛卡尔的意思，直观指一种精神的视觉(mental vision)，是心灵的功能，笛卡尔把直观导向了睿智的领域——这是“一种对客体的构想(conceptio)，对所领悟的事物的确定无疑的概念，是睿智表现自己本性的一种功能，是理性光芒照射而产生确信的一种功能。”<sup>3</sup>笛卡尔的直观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数理直观。因为，在首要意义上，我们不能疏忽掉笛卡尔这位哲学家的根基性身份——数学家，他坚持统一的科学观，认为人的认识应该是具有统一性的，因为人类的智慧自伊始就是独一的，在这点上就有如自然具有大全统一性一样，因为自然界就是一个体系，一个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整体。除此之外，笛卡尔认为所有科学门类都应统一于哲学，而数学方法则是普遍适用的一般方法。他认为有一种包含古代的几何和当代的代数这两门科学的好处却摒弃其狭隘和晦涩混乱这样一些缺点的方法，并称这门科学的方法为“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这门科学研究的内容包括秩序和度量。这一科学的方法是将数学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将度量和顺序应用到其它学科。就度量而言，可以在数学以外的领域，将度量转化为不可量化的对象间的同异比较，我们可以通过概念的比较来把握不同的对象间在性质上和程度上的同与异。至于科学研究的顺序，可以说有两种，其一为由简单到复杂的综合，其二为从复杂到简单的分析。数学中的研究对象是同质的，所以这两种方法是可逆的。而在形而上学有关因果序列的研究中，被造的事物是有限的，而上帝这个终极原因是无限的，原因和结果是不同质的，二者是出于不同的序列，因而是不能从原因直接推导出结果的。这样看来，形而上学不能直接诉诸于

---

<sup>1</sup> [法]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 1991:42.

<sup>2</sup> 同上,第 42 页.

<sup>3</sup> 同上,第 108 页.

#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无限的终极原因，因而需要找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简单的出发点，并进而由此出发来建构关于原因和结果的知识。笛卡尔之后按照先分析后综合的顺序建立起四条方法论的规则，并且认为“这些推理使我想像到，人所能认识到的东西也都是像这样一个连着一个的，只要我们不把假的当成真的接受，并且一贯遵守由此推彼得必然次序，就决不会有什么东西遥远到根本无法达到，隐蔽到根本发现不了。”<sup>1</sup>。另外，笛卡尔的数理直观理论直接受到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这两位哲学家的影响。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说可谓影响深远，不仅仅是对笛卡尔的影响深刻。罗素在对毕达哥拉斯对笛卡尔的影响方面有过一个评论，认为正是毕达哥拉斯对数学的热爱以及专注的研究才促成了之后理念论或是共相的理论的发展，因为他不只是在表面地研究所画着的某个图形，而其实他是在实行心观的行为，是透过图形表象而看到的一个内在的深层次的内容，正是因为在这种直观的基础上，因而建立的命题应是永恒正确的，这样而来的可知也是真实的。周春生先生在其著《直觉与东西方文化》中认为“虽然柏拉图最终并没有能通过直觉、通过纯概念的逻辑分析以解决‘理念’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柏拉图运用毕达哥拉斯的‘数’的理论来引申直觉认识体系，这一点对笛卡尔的启示、影响特别大”。<sup>2</sup>（笔者认为直觉与直观实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涉及到东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为保持文本的一致，此处暂将直觉理解为直观。）如我们所知，数学方法是一种公理的方法，它的特点就是整个证明过程严格，明晰，而且有逻辑。因而数学知识，其中主要是几何知识在当时代的理论活动中地位重要，影响重大，而且在和当时经院哲学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发展。可以说，正是数学推理或是一些处理经验材料方面的精确性，可靠性这样一些性征吸引了笛卡尔，而促使他以这样的性征来要求形而上学。所以，我们认为，如果确切而言的话，这种直观应属数理直观，因为笛卡尔在对直观所作的分析中，总是诉诸于数学的分析方法的，笛卡尔由“公理+演绎”方法的启发而得出“直观+演绎”就是最好的佐证了。

笛卡尔的直观概念突出特点是心观（mental seeing），或者说是知识源于人的内心这一自古希腊以来就绵延于西方哲学长河的重要论题，而对知识源于人的内心的探求正是与对确然性知识的追求相对等的。可以说，在自古希腊以来，对确然性知

---

<sup>1</sup> [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9:16.

<sup>2</sup> 周春生.《直觉与东西方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43.



#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识的追求就成为了西方哲学极具重要性的组成部分，相应的，这种对确然性知识的追求也促进了西方哲学认识论乃至本体论的发展。直观问题从本质上关系到知识的来源，标准和确定性等这样一些认识论哲学的核心问题，因而成为了近现代哲学家不可回避，不可不谈的一个哲学问题。往前追溯，我们亦可以从哲学史的绵绵长河中找到有关直观的相关论述点。苏格拉底认为，自然的因果系列不可穷尽，那么关于自然的具体知识则难以寻求到一种满意的知识。阿那克萨哥拉的 nous（心）启示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并把阿那克萨哥拉未贯穿到底的“奴斯”原则贯穿到底。关于这点，苏格拉底在《斐多篇》中有详细的自述，如“……书上断言产生秩序的是心灵，它是一切事物的原因。这种解释使我感到高兴。……心灵应当是一切事物的原因……”，“这些想法使我高兴地假定，在阿那克萨哥拉那里，我找到了一位完全符合自己心意的关于原因问题的权威。”<sup>1</sup>因为于万物中寻不到真正的始基，而反躬自问，这个改变可谓根本——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内求来考察知识及知识的主体。这个思想逻辑源头在苏格拉底提出的“认识你自己”那里。柏拉图则是秉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的。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六书结尾处所讲述的线喻中的四个阶段中的最高阶段叫 noesis，这里的 noesis 是一种直接思维的意思，指的是对它的对象的一种直接领悟，并且柏拉图还用人的某种直接的视觉行为来作比，眼睛从来都是心灵的窗户，对 noesis 的把握正是寻求只有用心灵才能看到的那些实在的过程。柏拉图在《美诺篇》中提出“因为探索和学习实际上不是别的，而只不过是回忆罢了。”<sup>2</sup>灵魂本是有知的，但由于在与身体接触后受到身体的污染而遗忘了之前的一切，现在要做的就是回忆。这里回忆的重要环节是灵魂的“心观”。通过对灵魂的教化，我们才有能力看清理念诸感觉对象，进而看清那最高的“善”的理念。在柏拉图哲学中，回忆是作为一种直观形式而存在的，它是对理念（idea）的认知，柏拉图运用的“回忆”可以说类似于笛卡尔运用的“普遍怀疑”，因为二者的作用都是把受感性遮蔽的人引导至理性直观的高度。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直观是科学知识的创始源。奥古斯丁则是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传统，他认为在认知时是通过凝神而得出真理，将心灵中潜在的东西现实化的。奥古斯丁深信上帝是心智之光，认知是心智的观照活动。上帝的神

---

<sup>1</sup> 《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106.

<sup>2</sup> 同上，第 507 页

圣之光重要之处在于能观其心。这样的知识是内省的结果，获得自知成为获得知识的手段。奥古斯丁的论说意在说明人要直观真理，且要停留于对真理的直观中才会获得真理。直观问题到了笛卡尔时代走向成熟，笛卡尔强调的是知识的获得必须依赖于直观。和笛卡尔同时代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在其作《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中，根据知识来源途径的不同把知识区分为意见知识，信仰或理性知识，清楚的知识或真知识这三类，之后又根据产生方式的不同把心灵的观念分为四类，即传闻，经验，信仰和明晰的知识。M.D.威尔逊（Margaret D. Wilson）肯定了在斯宾诺莎哲学中的两种普遍观念：一种是想象的产物，另一种是通过理性和直观获得的。斯宾诺莎在《神、人及其幸福简论》和《知性改进论》中表达了与笛卡尔相似的对直观知识的看法，并且认为除去感性知识和推理知识外，直观知识是最高的。之后康德关于空间和时间是纯粹直观形式的命题，胡塞尔的“本质直观”及“回到事物本身”的思想都是哲学史上直观问题的延续性探讨。

## 2 笛卡尔的直观思想论述

### 2.1 “直观+演绎”范式

人类文明的发展，包括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和提高都离不开方法，尤其是哲学方法的指导。而方法本身对于现代哲学又尤为重要，我们可以认为，在现代哲学的开端，知识的前提即是方法本身。而我们运用方法对知识进行研究的目的是要所有展现出的事物形成确然的判断。要达此目的，就需要限制研究对象，那这些研究应该是怎样的？笛卡尔的观点是要确定这些研究对象则需要依我们的心灵而定，是那些通过心观而得以确定无疑地对象。那么该如何考察？首先则是应用一定的方法，这于探求事物真理是绝对的，是必须的。笛卡尔所说的方法的建设性就是基于直观和演绎的，因为确然的知识只是我们从自身呈现者那里直观或是演绎而得知的。以上四项内容是我们从笛卡尔为现代认识论划定的众多规则中摘选出的，而在笛卡尔著名的有关方法论的著作《谈谈方法》我们可以找到与以上这四条规则相吻合的内容。笛卡尔的四条规则是：

第一条规则的概意是说我只能相信那些清楚分明呈现于我心里的内容，因而这些是我根本无法加以怀疑的。至于那些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之类的内容则需要我的判断力尽量避免的。

第二条规则的概意是说若整体来考察似是有难度的，那么我的做法是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将整体划分，分为若干部分，这样解决起来也就更为稳妥。

第二条规则的概意是说除了之上所说的分为若干部分的思想外，在对事物进行考察时还需要按照适当的次序来思考，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思想，一点一点逐步上升。即便是那些没有先后次序的内容也应该去对其次序进行设定。

第四条规则的概意是说除了对所认知事物进行划分来考察，切不可忘记事物终归是以整体，因而要进行全面的考察，以确保毫无遗漏。

这四项内容也构成了《谈谈方法》的先声。笛卡尔所总结的既是原则又是方法，

#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第一条规则是在谈直观方法的正确性、明晰性；第二条规则是前者的补充，强调在分析问题时要进行整体性的认识；第三条是告诉我们在记得直观是演绎的基础的同时，亦要明白演绎对直观的作用，特别是正确的演绎；最后则是在说明两种方法的融合。笛卡尔对追寻确然性知识而制定的方法的产生较之他的全部哲学的出发点“我思，(故)我在”还要早七年，由此可以看出方法论对其哲学思想成就的重要奠基作用。笛卡尔的抱负是将几何学的方法应用于普遍的科学，而将其上升为形而上学的方法。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明确告诉我们：“我特别喜爱数学，因它的推理确切明了；可是我还看不出它的真正用途，想到它一向只是用于机械技术，心里很惊讶，觉得它的基础这样牢固，这样结实，人们竟没有在上造起崇楼杰阁来。”<sup>1</sup>对于笛卡尔，因为算术和几何研究的对象是纯粹，单纯的事物而使得算术和几何相较其它一切学科都确实可靠。笛卡尔所认为的科学，从整体上而言，讲的是真的，确切的认识。所以要发展科学，要做自然的主人，就必须寻找确然性的知识。笛卡尔方法论的第一条原则即确然性原则，他在《谈谈方法》的第二部分说道，这些原则的第一条就是我只能相信那些清楚分明呈现于我心里的内容，因而这些是我根本无法加以怀疑的。至于那些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之类的内容则需要我的判断力尽量避免的。笛卡尔以极端的怀疑态度反对传统的科学，但怀疑只是一种工具，怀疑的目的是要发现确然性的基本真理，于是有了其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的诞生。而“方法，对于探求事物真理是【绝对】必要的”。<sup>2</sup>确立正确的认识方法是使哲学成为严密的，精确的知识体系的根本点。我们认为笛卡尔将直观与演绎融合加以应用的“直观+演绎”的方法体系是受到近代数学中“公理+演绎”方法的影响和启发而概括得出的。正如笛卡尔所概括和认为的那样，人类在通往确然性知识的道路上要选择的有两条途径，一个是自明的直观，另一个则是必然的演绎，除此之外，别无其它。直观和演绎是笛卡尔确然地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因为确然的知识只能是主体从自身呈现者那里“清楚而明白地直观到的东西”或“确然地从中推断所得的东西”。直观原则直接对应的是本原，即开始的东西，“我思，(故)我在”这一论题的得出就是直观原则的运用；而演绎则是从基础出发进而逐步退出后面的命题，我

---

<sup>1</sup> [法] 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 2009:7.

<sup>2</sup> [法] 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 1991:13 页.

#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们看到笛卡尔之后在涉及上帝存在时由“我在”论证上帝的存在，再从上帝的存在肯定世界的真实性，即按照“自我—上帝—世界”这样的秩序来建构其体系，这也就是演绎原则的应用。笛卡尔认为任何科学都是一种确然的（certus），显明的（evidens）认识。“确定的”认识是指在经过过去伪存真后，通过进行直观检验的那些“明晰而确定”的事物（claior et distior）；“显明的”认识是指获得确证的那些认识；直观给予可能性的条件，理性予以确认。探求真理正道的人，都是要求获得确然明显的知识的，这种确然明显的认识，是凭靠我们的心灵就可以来进行把握的，而且是确定无疑加以认识的。既然如此，那我们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获得“确定的”，“明显的”认识呢？直观和演绎是笛卡尔确定的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中，笛卡尔认为直观的概念是心灵“直接”“全部”把握的，方式与眼睛的“看”相似，它不涉及任何思考的过程，它是非推理的，可以说，直观，作为理智最单纯的基本活动，它是心灵的直接洞悉。直观的特点与笛卡尔所认为的数学公理的自明性是相吻合的。就如在该书原则三中笛卡尔所举的类似三角形和圆这样一些基本图形，我们几乎不用去思考什么就可以确定三角形是以三条直线为界的，而圆周是于一个平面上的，诸如此类的命题还很多，而且数量之大则可能是我们未曾注意的内容，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将心灵所考察的对象转向那些更为复杂的，而对这类容易的事情则是加以不屑。直观和演绎均是获得确然性知识所必需的，而因为直观知识的自明性特征而使得它具有了基础性的地位，正是这一基础性的地位保证了起始原理的明证性。因为即便是数学知识，数学知识的方法是立足于公理之上的严格的证明，只要演绎推理是合理的，是正确的，那么就必然可以推出所要的结果来，但这种逻辑演绎的方法，即便是能够有效地证明并得出不错的结果，却并不能说明缘何是正确的，因为找寻这种推演方法的前提亦是必须的，因为，“建构哲学体系不单单是一个逻辑问题，而且是一个生命体验的问题，虽然任何一种哲学体系都必须以逻辑的真理为前提，但达到这种逻辑真理的前提，却并非只是逻辑本身。”<sup>1</sup>这也是笛卡尔强调直观是二者之中更为根本更为基础的原因，换言之，笛卡尔认为直观是有更为重要的达至真知的方法，它关乎知识的来源问题。我们看到笛卡尔所

---

<sup>1</sup> 许为勤.《布伦塔诺价值哲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9.

反对的是将逻辑作为认识真知的唯一方法，他提醒我们在达到事物真理的途径方面，是有经验（此处的经验指的也就是直观）和演绎两条的。二者相融恰是笛卡尔方法论的独到之处，也成为了笛卡尔方法论的实质和核心。与直观相较，演绎却是理智的非单纯活动，它指的是从某些已经确知的事物中进行推演，即先假定某些定义，之后再凭借这些定义来推出一些结论。譬如，我们在知道了三角形的定义及定理后，就可以据此推出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之和的结论。提出演绎的方法是必要的，因为许多事物虽然自身并不是显明的，但只要是经由思维一目了然地分别直观每一事物的，就可以经演绎而得知。笛卡尔对于直观和演绎均有明确规定。在笛卡尔看来，直观和演绎这两种最基本的认识活动都是人类理性的运用方式，二者是认识事理的根本方法，是笛卡尔的方法论的实质和核心。直观意指心灵对其所理解的事情形成直接，明确和没有任何疑问的概念；演绎意指心灵从确实无误的概念到另一个概念的必然推断。直观和演绎二者的主要区别为：直观的概念指的是心灵“直接”“全部”把握的，而不涉及任何思考的过程，直观是非推理性的；而演绎则是推理性的，需要的是由此及彼的思考过程，这个思考过程再根据推理的不同要求抑或是简单的，抑或是复杂的。笛卡尔认为直观和演绎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包含“推理”。不论是直观还是演绎，二者都是要获得真知识所必须的方式。只是直观的知识是构成了人类知识的“第一原理”，而演绎则是通过将“第一原理”作为推理的前提而提供必然的知识。直观和演绎都是认识的来源和方法，二者缺一不可，笛卡尔所说的真知是在直观和演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知识。概言之，通过直观和演绎而得来的知识必定是显明明晰的，不容置疑的。于是乎，显明（clear）和明晰（distinct）就成为直观知识和演绎知识的特征和标准，也成为后来笛卡尔认为的一切真知识的特征和标准。

## 2.2 直观与普遍怀疑

经由笛卡尔的著作，我们不难发现笛卡尔尤为突出直观概念，直观是更为基础性的概念，因为，用笛卡尔的话说则为“起始原理本身则仅仅通过直观而得知。”特别是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中，我们看到笛卡尔大谈直观方法的意义，而我们

##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也注意到在其之后的著作中，“直观”一词却消失了，那这一现象是否意味着笛卡尔放弃“直观”及其它作为哲学基础方法的地位呢？这一转变是因为笛卡尔意识到直观在实际的理智活动中难以起到他所说的那般作用。起先，他认为直观是“直接”全部“不费任何力气”就可得到的，而事实上，显明，明晰的概念或命题是需经努力来发现的。另外人们所一般认为的直观概念起始大多是从感觉而来的，而感觉又往往是不可靠的。这样的直观当然也不可能保证显明明晰的概念。所以，为了摆脱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为了有一个牢固稳定的根据，笛卡尔在其后的著作中没有再用“直观”一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直观”概念的放弃，因为我们看到他仍保留着直观命题的基本属性及功能——显明（clear），明晰（distinct），简单明了（simple）。在《哲学原理》开始部分，我们注意到笛卡尔认为在我们年龄还小的时候，难以完全应用理性（reason）来对事物下判断，因而很多判断都难以作为真理知识，这样为了排除那些不确定性（trace of incertitude），我们就需要在生命中进行那么一次彻底的怀疑（doubt all things），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不是为了怀疑而怀疑，因而走向虚无，正如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所说的他的怀疑与怀疑论者怀疑之间是有本质之别的，那些怀疑论者进行怀疑的目的不是找到某种确然的东西，而只是怀疑，而且怀疑不决，他们是为了怀疑而进行所谓的怀疑，而笛卡尔要做的则是通过怀疑将那些沙子和浮土这些不确定的杂质去除，而要找寻到磐石和硬土之类牢固的确然的内容。怀疑是形而上学的怀疑，怀疑不是否定，而是不确定。怀疑是笛卡尔建构知识大厦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要建构就必须先破坏，先破而立，因而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是积极地，而非消极的；是实在的，而非虚无的，普遍怀疑的结果是要发现绝对真实正确的事物和那些最容易认知的事物，从而达到知识的绝对的确定性。由此我们看到，通过怀疑所要达到的目的与之前所述直观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相一致的。为了清除一切虚假概念，笛卡尔在这时所找到的有效方法即普遍怀疑，即对人类既有的所有知识均加以怀疑，直至找寻到再也不能怀疑的显明明晰的真理。引入普遍怀疑是笛卡尔哲学方法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尽管普遍怀疑的方法与直观方法不同，但二者运用的目的都是要达到真理的显明（clear）和明晰（distinct），或者说找寻确然性知识的阿基米德点。经过这样的考察，我们发现被后人作为笛卡尔主要方法的普遍怀疑

是与其前期所采用的直观方法相承接着的。一定意义而言，普遍怀疑的概念正是为了补充直观方法的不足而提出并运用的。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不是怀疑论者的怀疑，而是将一切设为非确然性因素，进而从中找寻确然性，这种方法极具辩证意味。亚里士多德也曾经明确提出哲学起源于惊讶，即是说进行哲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即为怀疑的精神。关于“普遍怀疑”的提出，我们似也可以从笛卡尔本人起先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一书中对“直观”的定义中隐约得到些许启示——“不是虚假组合的想象所产生的错误判断”，“理想的光芒的不容置疑的构想”。怀疑是动力，然而仅有怀疑是不够的，要达到对事物的确认所需要的是如何找到事物本身的基础，那就需要直观和演绎的组合运用，而直观仍保有着在笛卡尔哲学中方法论的基础性地位。可以说，笛卡尔正是以普遍怀疑的方法开始了他的沉思之旅，继而，以直观和演绎的方法找寻到了知识确定性基础的道路。

## 2.3 直观与我思

由经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我在怀疑着是无可怀疑的。“我”的思维有很多——怀疑，肯定，否定，爱，恨，愿意，不愿意等等，这里这些思维活动的对象是缺省的，因为在笛卡尔看来，这些是因人而异的，游走于我们思维之间的一些变动的内容，所以悬置也罢，他所关心的纯而又纯的这些思维方式，“思”是一定存在和出现于我心里的。“我”是“思”的主体，而“思”则是由“我”发出的内容，二者是一种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可以说，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思”是“我”的属性，因而思维（怀疑本身就是思的一种）的存在是笛卡尔绝对不能否认的。如果严格意义上言说的话，我就是在一个“思”的东西。那什么是笛卡尔所谓的“思”？根据笛卡尔的意思，“思”是在怀疑，是在判断，是意愿，是想象，是感觉，但常识告诉我们，实际的应该是其后加上一个宾语，为我怀疑什么，我判断什么，我意愿什么，我想象什么，我感觉什么，因为这些“什么”都是不真实的，不能加以肯定的，“思”便被孤立而悬于空中。只是，即便那些“思”的内容都是虚假之物，但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这种想象的能力是构成“我”思维的一部分的，而这种能力是实实在在“我”心里的。那么，就是说，笛卡尔悬置对象并不等于他回避对象，毕竟笛卡尔“思”源泉



涌的来源就是这些世界万物，他只是先将这些对象隐去直至寻到认识的前提。正如笛卡尔对蜡的认识过程的例子，在蜡被移至火旁时，成为液体的蜡形状与先前不同了，而且味道发散了，香气消失了，颜色也改变了，体积增大了，热了，摸不得了，再去敲时连声音也都发不出了，可再怎么不同，再怎样变化，终归有一点不会变的，那就是它还是蜡。这一结论的界定是由“思”而得。笛卡尔的“思”是作为认识前提的，它不是逻辑意义上的思维，不是某种感官可以触到的，而是单凭心里判断能力而得到的“思”，因而我认为，的存在是一种被直观到的内容。另外，从笛卡尔为其知识体系所设定的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单从命题形式来看，这是一个推理性的命题，连接词“故”(ergo)即凸显着其推理性质。笛卡尔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中认为的“他存在，他思想”是属直观概念，那么他在之后所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只是两个直观概念的演绎组合。或者更确切说，“我在”与“我思”，在笛卡尔那里，是直接显现在同一水平上的当下所直观到的判断，是通过直观的方法，于自明性中悟出的。可以说，直观是笛卡尔所确立的认识“我思”的前提，这又恰恰是笛卡尔“思”的玄妙之处。而与此同时，我认为笛卡尔的“思”虽然多了几分玄妙，但因为对象的缺省或者说是悬而未言，而使得这种“思”缺失了意向性，因而未免有些干瘪，有些空洞，因而笛卡尔的直观不具备深入对象，观其本质的条件，而笛卡尔本人也并未就此将直观方法解释清楚，结果就是给人一种海市蜃楼的感觉。

## 2.4 直观何以可能

寻找确然性，意即通过对感性的、偶然性因素干扰的排除进而寻找事物所遵循的普遍本质或是必然规律，而寻找确然性的目的即是要牢固建构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笛卡尔认为判断和推论这样一些思维形式是不足以构成真知的基础的，因为除了一些想当然的推想外，在判断和推论中很容易出现一个无穷发问的循环过程，无穷发问式的循环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终究找不到一个基石，因为经过各种的判断和推论似乎总是会打破一个，另立别的一个，终究不可能有决然的作为。这样，在一般哲学中不可能出现任何足够明显而确切的，不致遭致任何争议的论断。所以，笛卡

尔告诉我们的是，直观，概言之，就是一种直接思维，指的是一种得以直接领悟的思维或者认知，通俗来讲，是人对于当下呈现于眼前的事物或者问题又抑或是关系等能够做到洞察对其本质可以进行直接的理解把握，而不是需要进行一些推论才能得出，这也就是笛卡尔所告诉我们的在对事物进行认识把握的过程中的那些有着直接思维形式的观念，比如笛卡尔思想中的第一原则“我思，[故]我在”，其中的“我思”最终无可怀疑，因为它就是一种直接呈现在我们思维中的那种观念。而这种直接思维的形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很多人也都有这样的一些体验，特别是那些认为自己所谓嗅觉相当之灵敏的人士，而我认为直观所体现的这种直接思维亦是一种能力，一种快速把握事物的能力，因为它具有清楚明白，显明明晰的特征，从而得以对事物作出确然性的判断。而因为直观更多是源于心，是一种心观（mental seeing），是一种悟道，虽然直观可以有效作用于个别事物之上，但是直观所产生的这种确然性是否可以延伸至整个人类的真知之上呢？我们要发问的是这种直观何以可能？

## 2.4.1 直观与 Mathesis

Mathesis，汉译为马特席斯，常常附有形容词，作 Vera Mathesis（真正马特席斯）或 Mathesis Universalis（普遍马特席斯），在笛卡尔词汇中用作某种包括数学在内而又有别于数学的通用性学科，指导一般思维、尤其指导形象思维（不是文艺）的概括性学科的名称，Mathesis（马特席斯）与数学相关，但是它并非为普通的数学知识，而是还包括了其它一切存在的对象的普遍马特席斯。笛卡尔认为，就真知而言，只有一种确凿的，真实的判断，而最终也只是一门 Mathesis（马特席斯）科学统摄着互相联系的那些特殊科学，这门特殊科学就是 Mathesis（马特席斯）。笛卡尔确定 Mathesis（马特席斯）的前提是科学是一个整体，万千事物间互相联系，彼此依存，各门科学彼此联系密切。而于各门科学中形而上学的地位又如何？若将哲学比作一棵树的话，按笛卡尔的分类，形而上学是树根，树干是物理学，而其它各门科学则是从这颗哲学之树上生出的各个树枝，这是一个不仅涵括形而上学即第一哲学的，而且涵括包括物理学在内的其它所有知识的庞大的树体系。根深才能枝繁叶茂，这

#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就要求形而上学必须是坚实的可靠的，才有资格作为基础。然而就资格而论，形而上学因它缺少确然性基础而不具备成为这样一个整个体系基础的品格，而关于它的讨论也是纷争不断，学派林立，各派也是言之成理，结果却是不仅没有促成其发展，反而使得它的发展缓慢，裹足不前，似于一个残酷的战场，而同时又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领域，而它缺少一个阿基米德点。与此同时形成鲜明比照的是自然科学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发展。两相对照，很明显，问题的症结所在便是哲学缺乏科学的确然性，既然如此，哲学或许应该可以借鉴自然科学之长，或是自然科学得以迅猛的某个范式。笛卡尔一方面从方法论的维度摧毁了旧的经院哲学的体系基础，破是为了立，所以同时另一方面他要以某种方式来确立一个基础。恰巧的是那个世纪著名的科学家伽利略倾注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并且将自然现象归为以数学方式进行描述的物质和运动。数学范式，或者说是按照数学的模式来建立的一个个演绎系统可以很好地运用于自然科学的分析，那么，于形而上学又如何呢？加之笛卡尔在数学方面的造诣，且他也正在人们没有在数学基础之上建造起崇楼杰阁而深感不解和遗憾，因为钟爱数学研究的笛卡尔认为数学知识的推理确切明了，且基础扎实牢固。伽利略的行动恰是为笛卡尔带了好头，做了示范。笛卡尔认为只有数学和几何知识是最为确凿的，在沿着数学的脉络寻到 Mathesis（马特席斯）这种普遍科学后，经过研究，笛卡尔找到了使事物之间互相连接的“秩序”和“度量”这两个环节，二者在笛卡尔看来是世界可以理解性的标准，同时也是智慧的标准。Mathesis（马特席斯）既是普遍科学又是普遍方法，如前所言，这一科学的方法是将数学最本质的特征——度量和顺序应用到其它学科。笛卡尔的最终目的不是寻到这种普遍科学，而他一直努力探求事物真理的方向是怎样能得到一种获得确然性真知的方法，以清除那些杂乱无章的研究和暧昧不明的冥想。既然同是找寻确然性基础之路上的方法，Mathesis 毕与直观有关联。如前所言，度量在数学之外的领域就是转化为不可量化的对象间的同异比较，而由简单到复杂的综合和从复杂到简单的分析这两种秩序是可以凭托我们内心的某种光芒加以直观而一目了然获得的；至于度量，对象间的同异也是可以应用直观而获悉。一般而言，通过直观获得秩序的知识，进而再以秩序为基础来考察度量，加以演绎来达到对事物的整体的认识。笛卡尔的这种认识不无道理，直

观与秩序和度量之间是可以形成某种如上的关系的，但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在对对待相对很简单的事物上或是事物与事物的关系上，但如果仅仅凭借直观就可以将这所谓的智慧的标准一览无余的话，或许我们说这也不再是什么智慧了。世界是依某种规律而存在，如果说到秩序的话，可能就不再是简单到复杂的综合和复杂到简单的分析这样两种秩序般简单了，万千事物纵横交错，息息相关，甚至，有很多的秩序，关系并不是我们在直观之间可以言明的。至于度量，也是如此，事物之间的同异比较不能缺少直观的方法，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比如技术手段方面的，数据分析方面的等等之类的方法。我想这是世界呈现给我们的神秘所在，所以，存于世界的渺小的我们对世界亦总是充满去探究的好奇心。

## 2.4.2 直观的对象

我们在言及一个动作的发生时，总是会谈及到对象问题，那么谈及直观时也同样如此。在谈到考察的对象时，笛卡尔所认为的是要获得真知，途径除了直观和演绎这二者外，再无其它，所以我们应该确定的是从这些考察对象中能够显明明晰地直观和确定无疑演绎而得的内容，而不是凭空按照自己的臆断推测或者是别人的个中看法。关于前者，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无错，可颇堪忧虑的是由于对这些著作的古语的阅读太过于专心致志了，因而会不由自主受到他们思想的影响，这样纵使你说得头头是道，却也不可能对出现的事物作出确然的判断，这样，重复前人的言语和思想就不能称我们就并非获得真知。对于后一种情况，笛卡尔提醒我们在对事物真理进行判断时一定不可夹杂推想。笛卡尔提到了在学问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总是习惯于去断言那些晦涩不明，尚未知晓的事物，而不是竭力辨明那些一目了然，确然无疑的事物，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不断地想当然地加以推想，并将推想的结果一律混同为真实的，显明的事物。而直观则不同，这种纯净而专注的心灵的构想是更为单纯的，比如说，人们都可以用心灵来直观这样一些命题，如，我在我思，三角形以三条直线为界，诸如此类的命题很多，而且数量之大则可能是我们未曾注意的内容，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将心灵所考察的对象转向那些更为复杂的，而对这类容易的事情则是加以不屑。而且重要的是，直观这样一种纯净而专注

#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的心灵的构想是产生于理性之光或者说是自然之光的。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一书中便开宗明义地指出良知或者曰为理性这种辨别真假，对事物进行正确判断的能力本就是与生俱来，人人均等的。在此处，笛卡尔指出理性是人人所共有，与生俱来的天赋的认识能力，良知是与理性之光，自然之光划等号的，如前所云，良知或者说是理性指的是辨别真理和谬误的能力。笛卡尔认为人的这种天赋的认识能力包括有诸如感觉，理解，想象，记忆等等很多种，而其间直观由于是产生于“理性之光”，因而获得的是一种清晰明白的概念，也只有直观才能够把握最确然的真理。笛卡尔认为直观能力是一种人的本能，这种存想事物的能力是于自身本性中而来的。而在谈到本能时，笛卡尔也区分了两类本能，其一即是我们这里所谈论的心灵的直观（*intuitus mentis*），这种本能是存于人的内心的纯睿智的，是自然的光芒所照耀着的；其二是我们作为人的一种自然冲动，这种自然冲动是我们作为动物而内心中保有的，抑或是为了某种肉体，抑或是为了某种官能的享受，这是一种自然的冲动，可能与前者相比它是更为“自然”，却也是更为低级一些的。而前者则是我们应该感到自豪的。可以看出，作为心灵的特殊功能的直观的自然光芒赋予我们的，可是，笛卡尔不是将直观“作为心理学给予人的一种禀赋，而是把它从感性的范围转移到睿智的领域。这是一种对客体的构想（*conceptio*），对所领悟的事物的确定无疑的概念，是睿智表现自己本性的一种功能，是理性光芒照射而产生确信的一种功能。”<sup>1</sup>我们发现，梯利在其作《西方哲学史》中也有类似的表达，“所谓天赋的知识，有时他指头脑所感觉的观念或真理，指灵魂于自身中发现的原则，有时他指在经验的过程中，灵魂产生这种知识的固有的能力或机能。”<sup>2</sup>既然说这是一种天赋的认识能力，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凭此就认为直观足以把握一切事物了呢？笛卡尔认为直观能把握的是一切命题中最单纯的那些简单事物及其概念，若要把握复杂事物及其概念则需借助于演绎的方法。笛卡尔提到在探求认识事物的时候要按照一定的秩序进行，即从那些最简单，最容易的事物着手，这些最简单，最容易的事物可能是十分细小的，但是却需要我们给予足够充分的审视，继而再考虑其它，这样也才能做到在直观事物时保证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只有以从最简单物及其概念作为直观对象开始，我们才能在

---

<sup>1</sup> [法]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 1991:108.

<sup>2</sup>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商务印书馆, 1995:211.

##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对纷繁复杂事物的认识过程中不致被那些假象所蒙蔽。简单概念在笛卡尔看来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些概念是最为简单的，意即是化简之后和分析之后的最小单元；第二个特点是这些简单概念是通过思维投射于我们心灵的最终观念。当然，这里，我认为关于简单概念的界定存在一个相对性的问题，而不是绝对的，关于最小单元和最终观念也并非单纯的直观就可以把握了的。至于这些简单的事物，笛卡尔将其分为三类，它们或是纯物质的，或是纯睿智的，又或是二者兼有的。纯物质的有如广延，运动等这些在形体中可认识的那些物质；纯睿智的指的是无需借助任何有形体的对象，只是悟性凭借上帝赋予我们的某种光芒就可认识的那些事物；兼而有之的就是归于有形体事物也可，归于精神之物也可的那些事物。因而，笛卡尔进一步指出除掉那些简单之物作为心灵直观的对象之外，也应该涵括那些必然连接简单物的极其密切的联系，以及那些悟性所经验到的存于悟性本身或幻想之中的一切其它事物。这样，是不是可以认为直观就能保证对简单事物及其概念的认识的确然性了呢？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对这些事物及其概念认识的过程中还是容易出错呢？笛卡尔认为影响我们达到显明，明晰的认识的因素有这样两个，一个是我们自孩提时就可能存有并一直影响到我们的偏见，一个是在行事中表现出的草率。说到前者——偏见，多是从我们还是孩童时就开始产生了，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是根据自己的感官形成的感性认识，可能是根据别人之间而形成一些对事物的判断，那时我们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还很不足，因为我们不足以完全运用自己的理性或者说是良知，虽然如前所说这是一种天赋的能力，但存在不等于发挥，应用理性的能力是需要时空沉淀的。而在不能完全应用理性时极容易形成一些错误的判断或是认识不足，因而笛卡尔提出为了避免把接受那些虚假的观念和偏见作为认识的前提，我们得要在直观之前进行一次彻底的普遍怀疑。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笛卡尔通过怀疑感觉，怀疑理性，怀疑信仰对那些儿时形成的记忆中的偏见以及那些不确然的观念进行了一次大扫除，并最终寻到了思维实体，确立了“我在怀疑”是无可怀疑的，并以此为阿基米德点来建构其知识大厦。在谈及草率时，笛卡尔找到了自由意志（Free Will）这个影响我们正确判断的因素，意志是无限的，它没有疆域的限制，它是自由的，我们可以将他人意志的对象成为自己意志的对象，按照笛卡尔的观点，甚至是

上帝的无限意志的对象，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的意志总是易于有理于我们之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超出自己所能明白的对象之外，既然这样，意志自由的结果就是犯错，按照这样的逻辑来分析的话，错也就是情有可原的了。这样，笛卡尔就论述了影响我们运用直观作出正确判断的因素，之后于是有了他著名的真理原则——能够被我们的理性清晰明白地感知的就是确然的，这一原则也正体现了笛卡尔的方法的明证性的特点。对于简单的事物，我们可以通过单纯的一次直观便清楚地察看到它；而对于复杂的事物，想通过单纯的一次直观来认知就很难了，这些复杂事物由于是由若干相互联系之部分组成，因而可以先直观其部分，再在此基础上通过通观来达到对复杂事物的认知。当然，我认为虽然直观含有天赋的认识能力的成分，但后天的学习亦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通过对自身修为的提升，这样，顿悟的能力，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直观的能力才可得以很好地培养及发挥。

## 2.4.3 直观与列举及通观

如前文所言，笛卡尔认为直观能把握的是一切命题中最单纯的那些简单事物及其概念，若要把握复杂事物及其概念则需借助于演绎的方法，并且直观也是有限定的，若想凭靠单纯的一次直观来将所考察事物的所有环节包罗无遗地看清，这样的概率还不是百分之百。我们总是可能忽略掉一些细微的部分，而这些被忽略掉的细微部分又往往可能是最重要的。而要将对真知的探求进行到底，则是需要进行思维运动，而且是连续的毫无间断的思维运动，将所探求之物涵括于有秩序的充足列举中，以确保对这些所探求之物逐个的全部的进行审视。按照笛卡尔的看法，列举（法文为 *enumeratio*，英文为 *enumeration*）或者说是归纳（法文为 *deductio*，英文为 *deduction*）是继直观之后在认识的整个过程中必须要加以应用的方法。单由直观而得的认识终是不完善的，因为直观不足以毫无遗漏看清事物序列中的各个环节，即便于那些简单之物，凭借直观能全部看清，可在思维运动终结之时再让我们的记忆区恢复之前的全部过程却也是不可能的了，况且，有些真理是不能从自明之理中演绎而得的。这样来看，我们的认识是不完善的。当然，在认识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跳过一些环节不做考虑则是会打破思维之连贯性，而结果的可靠程度也就是打了折上

折，那么分析要彻底，要达到知识的确然，则不能有丝毫遗漏。而若要使得认识臻于完善，则需要借助于列举，尤其是具有实际效益特征的充足列举（笛卡尔将列举分为完全列举，个别列举和充足列举，完全列举一般是没有必要的，或者说也是不可能做到的，至于个别列举则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当然，列举应为有秩序地进行，有秩序地详审一切事物，这也是最有效的方法。通观（*percursus* 或 *discursus*）也是笛卡尔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一书中提及到列举概念时用到的一个词。在大多数情况下，笛卡尔将通观界定为“直观的全过程”，因为事物序列是以一种表象关联的形式存于我们意识中的，而我们在对事物进行考察认识时则是要对表象的涌动作一动态的考察。之前我们所说的“毫无间断的连续的思维运动”指的就是通观。“直观之所以那样明显而且确定，不是因为它单单陈述，而是因为它能够全面通观。”<sup>1</sup>由此来看，或者我们可以认为通观根本上属于直观，是直观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可以作为直观和演绎二者的过渡而存在的。运用这种连续的思维运动逐一对事物加以审视的话则可以做到迅速由此及彼，而不再是单纯依赖于记忆来达到对事物的认识，这样做一方面对记忆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减负，而且加快了思维运动的进程，另一方面经过这样的施及事物序列全过程的直观活动则会很好地提高心智，能力得以增长。笛卡尔还提醒我们即便是审视了若干简单命题后，仍不要将思维运动间断，而是应将这些命题通观，并且对这些命题间的关系加以审视考虑，或是对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全面清楚的构想，这样才可能从中推断出什么，而经过这种毫不间断的思维运动，我们心灵的认识能力才可能得到更为重要的提升，而对事物的认识也更为明朗，更为确然，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中断通观这一运动。由直观开始，经由列举及通观，我们可以更完善更完整地把握对象，从而为确然性知识的获得保驾护航；反言之，单单凭靠直观去获得确然性知识则是不完全的。

#### 2.4.4 对直观建构确然性知识的发问

知识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观念性产物，一直以来，对确然性知识的追求就是人类的本性，因为确然性使得人们对生活有所依托，而不会是生活在恐惧，疑惑和不安

---

<sup>1</sup> [法]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 1991: 89



##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之中，而且人类也需要以确然性的知识为基础去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推论。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第二个沉思“论人的精神的本性以及精神比物体更容易认识”中写道：“阿基米德只要求一个固定的靠得住的点，好把地球从它原来的位置上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同样，如果我有幸找到哪管是一件确定无疑地事，那么我就有权抱远大的希望了。”<sup>1</sup>笛卡尔是认为那些被怀疑之物不具备确然性，因为他要找寻的是“阿基米德点”，并以此作为真理性认识的基础。需要提到的是，笛卡尔的确然性理想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完善的。近代天文学，数学，医学，物理学相继从哲学母体中剥离出来，科学向世人展现着它确然性的特征和优势。以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为代表的科学巨人所掀起的科学革命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而确然性的科学信念也在鼓舞着人们去探索宇宙，去消除疑虑，来找寻确定的结果。可以看出，哲学自身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以科学的精神重塑自身尤为迫切，而科学精神也成为其发展的动力所在。即便是黑格尔这位哲学的集大成者，尽管他认为一切科学的中心是哲学，却也道出哲学的唯一出路即在寻求确然性，因为他亦不无遗憾地发现哲学已经没落了这样一个事实。同样，笛卡尔也提出哲学科学化的要求，可见确然性这一概念在笛卡尔哲学思想中的突出重要地位。确然性的知识确实存在，尤其是象数学知识和逻辑知识，其中有很多已然成为真理及公理，这些也成为人类思考，行动的个中基础。哲学理论具有可靠性，就得像数学那样，从简单明了的原理出发。由上文我们看到，直观具备保证单纯命题确然以及进而对整体达到通观的条件，这样，发现和获取普遍原理，寻找知识的确然性就需要依靠以普遍怀疑为起点的直观方法的确定性来完成，那么，作为发现方法的直观究竟具备不具备笛卡尔所设想的那种确定性呢？对事物一般本质的认识，我们必须从可以感知的事物的个别现象入手，摆在我们眼前的认识途径即理性与感性的结合。在笛卡尔的思想中，感性的东西与理性的内容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有形象的东西，而理性不同，它是思维的形式。在我们一般的认识中，感性是先于理性的，是理性的基础和来源，在这个方面，笛卡尔亦承认感性先于理性，但只是时间上的，但他不承认感性是理性的来源，因为以笛卡尔的观点，形象的与思维的内容是不同质的，而

---

<sup>1</sup> [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2009:11.

##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不同质的东西是不能从同质的东西来的。笛卡尔的这个关于感性与理性关系的思想可以从他对经验和归纳方法的态度中可见一斑——经验一般是不可靠的，那么从不可靠的经验中归纳出一般的发现过程也是或然的。这样，思维既然对事物本质的把握不可能通过对外部经验的归纳而获得，那么思维只能由向外寻求转而内求，即自身，而直观因是一种心观，而在心观之后的则是思维的目光，因为直观其实是凭借思维，或者说是运用思维自身来对事物本质进行直接性的把握的一种方法，所谓直接性，是源于直观是“理性的光芒的不容置疑的构想”，是理性创造性的表现，那是一种顿悟，不是机械的逻辑推理。笛卡尔未就直观方法的发现过程作合理的说明，在笛卡尔思想中的直观就是理性的思维的一种自由创造，直观把握本质是不经个别的，而且是疏离了经验世界的。笛卡尔通常是采取一种极为理性的可以通透本质的思维，而在进行哲学研究时通常都为藐视经验，但毕竟经验于我们的生活是绝对必须的，有时又是必须依赖于经验的，笛卡尔也看到了直观在直接把握事物本质方面的局限，因而他在某些时候亦是承认经验具有一定的可靠性的，而不是对经验的全盘否定。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原则二中，提到我们达到事物真理的途径有两个，一是通过经验，二是通过演绎。在接下来的原则三中，笛卡尔正式提出，“……下面我们将一一检视我们赖以认识事物而丝毫不必担心会大失所望的那些悟性的作用，应该只采取其中的两个，即直观和演绎。”<sup>1</sup>这样来看，经验与直观必有某种关系。管震湖先生在原则二文后注释中认为“经验，*experientia*，按笛卡尔的用法，是指感性经验，听闻，偶然意念，甚至思考，尤其是直观。他认为直观 *intuitus* 是经验中唯一没有失误危险的形式。”<sup>2</sup>在原则五中笛卡尔又说到有一类哲学家就是想当然地认为真理是可以无需经验的帮助下从自己头脑中蹦出的，而笛卡尔对此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象是米纳娃从朱庇特头脑中蹦出来一样，这都是不实际的，虚幻的。这些都表明，笛卡尔实际上意识到直观不是无所不能的，顿悟也有局限性，在实际的认识活动面前，经验的作用不可小觑，有时直观方法的确然性又是需要经验的某种确定性来维护的。笛卡尔这种有时对待经验的自相矛盾的态度与认识活动的现实性有关，所以直观并不是可以依靠纯粹的理性解决一切问题的。笛卡尔使用的经验有两种，其一

---

<sup>1</sup> [法]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1991：10

<sup>2</sup> 同上，第7页。

#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为通常经验 (common experience), 其二为实验经验。通常经验因为具备简单, 易知, 人人熟悉等特点而具有可靠性, 直观在把握一般时含有通常经验检验的因素, 正因此, 直观的确定性才可以保证。然而, 事实是通常经验只是尝试经验罢了, 而常识经验往往因为并未经过严格的科学的考察, 因而并不总是可靠的, 常常是含糊的, 似是而非的。其实有关常识经验的特点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体悟中就可以把握得知。正若人言可畏这个词, 大家都在说此类的话, 似乎很据压倒性的权威性, 可其实若是认真来考察则并非如此, 很多是在夸大其词, 或者是非颠倒。人人熟知的并不确定就是正确可靠的, 正确可靠的并不一定是人人熟知的。实验经验确是为少数人所掌握, 可是由于借助了一定的仪器, 技术手段, 因而可能会比通常经验来得更精确, 更可靠。这样, 我们说, 经验作为直观具确定性的原因是不令人信服的。如前文分析, 笛卡尔认为直观的确定性与感官经验有一定的关系, 或多或少会有赖于感官经验的支持, 在这点上, 他曾经有文批判过一些占星学家, 他们在不懂天体的本性为何物, 甚至是对天体运动进行一些适当的观察活动都没有的前提下酒期望得出所谓天体运动的结论, 只是我们注意到笛卡尔的观点是方法的确然性程度与感官经验的多寡是成反比的, 对感官经验越是依赖, 则说明该方法的确然性程度就越低。我认为在这个观点方面是值得质疑的, 虽然感官经验确实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但是我们可以感官自身的再发现, 以及理性的分析, 甚至是再通过实践来消除感官经验的不确定性的。对事物本质的发现, 对确然性知识的探求过程是或然的, 而非必然的, 直观方法并不具备绝对的确然性, 因为单纯的直观是不可能考察到所有内容的。除此之外, 如前文, 我们看到直观的对象多为简单之物, 他认为越是简单的普遍性程度越高, 越是易为认知, 所以直观在对这些简单之物的考察上是具有确然性。但事实上, 我们注意到一方面对象越简单就越是普遍性高这个观点并非正确, 比如对人的探究, 人是一个普遍性程度相当高的事物, 但是对人的探求就是极为复杂的了, 我想对人的认识应该是迄今为止最为艰涩的课题之一了; 再者, 论及简单之物和复杂之物, 二者之间本就没有确定的界限, 二者甚至是随着认识的发展而转化的, 认识之初复杂不确定的可能就会随着认识的发展在彼种条件下转化为最易认识的。从以上的分析来看, 笛卡尔用最普遍的一般最容易认识的观点作为直观具备确然性的

#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

论据就不妥当了。而我们所身处的世界又是无限复杂，变幻莫测的，直观就更是无能为力了。这样来看，笛卡尔对异乎寻常重要的直观所设想的那般确定性便是疑点重重。

## 3 笛卡尔直观思想的影响

### 3.1 笛卡尔“直观”与胡塞尔“本质直观”

笛卡尔将数理直观作为追求知识确然性的方法是极具意义的。倪梁康先生有这样的评价语，笛卡尔为近代哲学带来的根本变革有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认识统一性的设定；其二是对数学分析方式的设定；其三是对明见的直观原则的设定。纵观笛卡尔哲学之后的哲学史，关乎直观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成为近现代哲学家不可回避的认识论哲学的核心问题。笛卡尔从方法论的维度来为整个欧洲近代哲学奠定了基调；胡塞尔，这位现象学运动的倡导者，以现象自身为准则，提出“回到事实本身”，而直观也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标签性概念之一。伴随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新科技革命的进深发展，西方哲学界掀起了对形而上学进行反思的运动，处于世纪之交的哲学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胡塞尔站在追求哲学基础的绝对有效性，确定性的立场上，提出我们应在直观现实中求得“明证性”知识，即确然性知识，并以其现象学主张来回应有如现代怀疑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这样一些思潮。胡塞尔就声称笛卡尔理论对其学说的建构起了决定作用。在直观概念上同样如此。所以，在本文此处，着重于笛卡尔直观思想对胡塞尔哲学的影响。

受到布伦塔诺的影响，胡塞尔一生都坚持“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信念，哲学的严格性相当于确定性，目的是为各种具体科学奠定绝对可靠的基础。胡塞尔和笛卡尔对哲学的看法一脉相承——任何具体科学的真正的科学本质只有哲学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哲学始终在寻求去为自身注入确定性因素的途径，却一直未果。两人正是从哲学自身存在的不足出发，因而他们确立的哲学方法具有同一指向，即寻求确然性。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胡塞尔通过先验还原，同为内求之路，绝对根基设定在主体内部。笛卡尔追寻的确定性如上所述是由直观和演绎来保证的，他一再强调精神直观与演绎是其方法的两个方面，除此之外，再无它路可寻，其体系依赖于前提的真实和演绎的可靠这两个事实，显然，笛卡尔是移植了数学的思维方式的，这种

#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方式得依赖于演绎逻辑。而在胡塞尔眼里，逻辑本身就是有待确定的，确定性只能是源于绝对直观的自明的明证性，或者说确然的认识的合法源泉在于原初地给予的直观。这样就需要“面向事实本身”，可以说现象学的方法是一种哲学方法，更是一种特殊的哲学态度，这种方法概括而言即是“本质直观”或说为“本质还原”。如果要比较传统形而上学的方法和胡塞尔现象学方法间的差异的话，可以用海德格尔的话来概括，海德格尔在其作《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起始所认为的那样，“形而上学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为之存在者”，<sup>1</sup>形而上学的任务在于探究事物背后的原因。按照马里翁，这位笛卡尔问题专家，当今法国现象学传统中最优秀的哲学家之一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在于论证（demonstration）——为了达到一定程度的认识来创设一个表象，继而又深入到表象的深处以达到确定性。而现象学的方法则不同，现象学是展示（montrer），而非论证，意在让现象以其自身实现它显现的方式显现，现象展示自身（se montrer），给出自身（se donner），所看到的就是所直接呈现给我的那个意向对象，因为这种自明的明证性源于纯粹的现象本身。胡塞尔的直观是最终的判断依据，现象学的“看”是指纯粹内在的直观行为，而不是需要诉之于其它什么来保证的，这与笛卡尔诉之于上帝保证的“自然之光”是不同的。我们看到，在笛卡尔那里，一方面是以显明（clear），明晰（distinct）的标准来保证确然性，而另一方面笛卡尔关心的不只是认识问题，还有存在问题，他认为我的良知（理性），从认识的顺序而言，毋庸置疑，占据着首要地位，一切知识，即便是有关最完满的存在的知识也要以此为准，然而笛卡尔又认为还有比“我”更为完满的观念，从完满性较低的“我”中产生较为完满的东西是不可能的，这样就放弃了之前坚持的“我们存在仅仅是因为我们思维”的论断。“我既然想到一个东西比我自己更完满，那么我的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很明显，应当来自某个实际上比我更完满的自然。”<sup>2</sup>在发出此言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笛卡尔思想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即将探寻的问题引向追问来源，这样他就将一个论证标准即完满性的高低引入其论证之中，而确然性的标准亦不单单是显明、明晰，也不同于之前的显明、明晰的标准。我认为这个本体论证明其实按照认识论的标准来说是非常虚弱的，

---

<sup>1</sup> [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2:68.

<sup>2</sup> [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9:28.

##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正象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中坚人物安瑟伦提出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那样，仅仅依赖于概念的分析而不依赖于经验事实的证明是极其脆弱的，其结果只会是滑入不严格的循环论证。笛卡尔应用此得出的上帝存在的结论破坏了“我思”的严格性和纯粹性，也打破了笛卡尔一直持有的关于直观方法的有效性。出于对客观主义的迷恋，上帝最终渗透到了确然性知识判定的标准之中，上帝的存在不只是普通的一个天赋观念，而是成为了知识客观真实性的终极源泉。笛卡尔在《谈谈方法》第四部分中写道：“就连我刚才当作规则提出的那个命题：‘凡是我们十分清楚、极其分明地理解的都是真的’，其所以确实可靠，也只是由于神是或存在，神是一个完满的是者，我们心里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由此可见，我们的观念或看法，光从清楚分明这一点看，就是实在的、从神那里来的东西，因此就只能是真的。”<sup>1</sup>反之，“如果不知道自己心里真实的东西是来自一个完满的、无限的是者的，尽管我们的观念清楚分明，我们还是没有理由确信这些观念具有真实这一完满品质的。”<sup>2</sup>概言之，追求显明和明晰的同时，却一定要找寻到其背后的原因，因而“理性并没有向我们发出指示，说我们这样看到或想象到的就是真相。可是它却明白地指示我们：我们的一切观念或看法都应当有点真实的基础，因为神是十分完满、十分真实的，绝不可能把毫无真实性的观念放到我们心里来。”这样，笛卡尔一方面转而内心寻求确然性的标准，一方面又肯定上帝是一切真理和存在的根源，结果就是陷入到某种含混不清，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境地，这样，笛卡尔的直观概念更是进入到一种危险的边缘。胡塞尔对笛卡尔这样“坚持纯粹的客观主义”很是惋惜，尽管他应用的是主观的论证方式，与现象学的方法有一致之处，然而笛卡尔对这种主观论证方式的应用却是非自觉，非彻底的，因而虽然胡塞尔把笛卡尔看作是现象学的先驱，却是不自觉的，不彻底的先驱。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批评康德耽搁了一件本质性的大事，即此在的存在论，而这又是因为康德继承了笛卡尔的存在论立场才引起的，笛卡尔对存在论历史进行分解回溯的第二步是将“我思，（故）我在”的存在论基础清理出来，而也就是这个工作使得笛卡尔在存在论上面陷入了全无规定之境，“笛卡尔把中

---

<sup>1</sup> [法] 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9:32

<sup>2</sup> 同上，第 32 页.

#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世纪的存在论加到他设立为不可动摇的基础的那个存在者身上”<sup>1</sup>

胡塞尔，这位现象学运动的倡导者坚持——“面向事物本身”，以一种不同于形而上学的方法在思考。为确保直观的可共享，使得知识得以交流，胡塞尔提出了“本质还原”的概念及其主要步骤。胡塞尔提出本质直观（Wesenerschauung）的概念，由个别经验转而对本质进行反思。我们可以直观到的除了基本的个别事物的外观外，更重要的是事物所具有的本质，对于事物的本质，我们可以洞见，即直观到。胡塞尔就如何进行本质直观的方法是，先要在一个个体直观的基础上（而不是仅仅根据那一个或是几个个体直观），通过自由想象（这种想象是自由的，但非任意的，会受到意向对象的客观限制），而在“熟识的类”中进行不停地变换，即通过自由想象的变更创造出众多的变项，这样做也就排除了非本质的可能性而直观把握了类的不变的特征，也就是说通过对众多变项的递推而把握了常项，因而也就得出了现象的本质。这种本质直观的变更法较之胡塞尔之前所论述的本质直观的程序更为精准，之前有关本质直观的程序较为简单，只是以一个或是几个个体直观为基础，接着是通过目光的转向，这样就可直接把握观念之物，而之后的论述则比较详细的。这样而来的现象的本质因其符合实事本身——这一判定的标准而具有确定性。可以说，本质直观（eidetic reduction）所对应着的是经验直观，它是偶然性的，事实性的，而本质直观是意识直观，它是纯意识的，绝对的。这样，本质世界被直观，也就是说，是一个纯粹可能性的世界被直观，其基础是心观，而非肉眼之观，是自由想象的直观活动，而非事实之观，在这个方面，现象学家有如几何学家，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通论》中曾经例举了几何学家所探求之物来说明这种直观活动，几何学家所研究的是观念上可能的对象，而不是现实事态，确是一种本质事态，这种对事物考察的行为基础是本质的看，而经验的看的行为就不足以解决问题了。在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那里，本质世界既是直观的，又是先验的。几何学上的圆是以一点为圆心，某个长短为半径的圆，这个圆是理性的圆，而几何学上的直线也非实物的直线，这些对象是具有先验性的，它们又都是直观的对象。在这点上，不管是笛卡尔还是胡塞尔都认同数学知识为直观知识。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世界也好，柏拉图的 idea 的世

---

<sup>1</sup>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2006:28-29.



界也罢，它们都是属于纯粹的本质世界，是超越了事实偶然性的。柏拉图将世界划为可感的和理智的两个分离的领域，前者是可耳闻目睹的经验世界，后者是具永恒实在性的 idea 世界。柏拉图于《理想国》第六章中提出著名的“四线段”的比喻，将人的两个认识领域分为可感领域和可知领域，可感领域包括影像世界和自然物世界，这是一个流变恍惚的意见世界；可知世界包括数理推论及 idea 本身的理性领域，idea 世界是思想的眼睛（the eye of thought）才能看到的，它是心观的对象，是绝对超越于事实性的经验世界的，是区别于肉眼所能看到的偶然事实性对象的，它是纯粹意识的可能性对象，同时这个世界也是一个知识的确定性世界，就此而言，胡塞尔现象学是对柏拉图 idea 思想的回归。然而，二者毕竟是有差异的。柏拉图的 idea 世界亦是一个终极实体世界，而在胡塞尔那里有关终极实体世界的问题是被悬置掉的，诚然，正如施皮格伯格所告诉我们的，在现象被充分显现出来并且被阐明之前，不要去动形而上学。现象学只是悬置实体，而没有绝对否定终极实体的存在意义。柏拉图言及的直观在《菲德罗篇》中的迷狂状态神乎其神，披上了神秘主义的衣裳。而胡塞尔采用的直观方法意在寻求意识确定性，直观概念始终是为实现其“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信念而服务的。与胡塞尔相比，笛卡尔就未逃出终极实体世界的议题，如前所言，他得出上帝存在的结论，并将上帝这个终极实体引入确然性知识的判定之中，而使其思想呈现出一种含糊不清的状态，也为其知识和真理判定的标准——“我所清晰明白感知的是真实的”（Whatever I perceive clearly and distinctly is true）划上了疑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寻求确然性之路上，二人的哲学方法有所不同，却走出了大致相同的道路，即先为内求，后转而推外。将意识活动的内在反思设定为确然性的知识来源是二人的共同设定。可笛卡尔处的直观却是不具备成为一种本质认识的条件和基础，因为笛卡尔式的“我思”缺乏了对象性，或者更准确的用胡塞尔的术语说是“意向性”而成为只是孤零零的思维本身，没有对象的思维只会是干瘪的，空洞的，虽然“我思”具有认识原初性的自我明证性（self-evidence）。胡塞尔则提出“意向性”问题，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充分地吸收了“我思”的精髓，这样的结果就是主体得以与客体世界相沟通，而本质直观也就具有了丰富性，可以带着“思”去感受对象性事物

的气息，因而将直观拓展为一种本质认识，而不再是局限于内在性领域了。

## 3.2 直观对话科学与人文

西方哲学在自古希腊以来的传统就是形而上，恰是与中华文明的传统背道而行的，它所追求得是确然的、绝对的、无可动摇的真知，那么怎样达到真知也就成为身处哲学史绵绵长河中的人们所讨论的核心。方法，或者说方法论，之于整个哲学体系的建构尤为关键。古希腊的先贤们为探求真知开启了两条影响世世代代后人的极具价值的方法脉络，其中一条是由亚里士多德开启的在方法上重逻辑的脉络，另外一条则是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启的在方法上重直观的脉络。基于这两条不同的方法路线而形成了两种哲学传统——以逻各斯为代表的理性传统和以奴斯为代表的生命实践传统。前者是指：“哲学家单纯依靠逻辑推理的方式演绎出其则哲学成立的基础，从而建构其哲学体系的一种方式，它主要体现在经验主义哲学和理性主义哲学的研究路径中”；<sup>1</sup>后者是指：“哲学家根据一整套完整的身心训练的方法，获得对存在和价值源泉的直观，并以此建立其哲学的事实基础的哲学方式，它主要体现在古希腊哲学以及西方宗教哲学中。”<sup>2</sup>作为形成这两种传统基石的这两种方法却并非是背道而驰完全对立，两条路线交织前行贯穿了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对哲学理论的建构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可是，我们看到，当哲学史走到近代，理性逻辑的发展登峰造极，理性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作为评价一切的唯一尺度。然而在当理性被发展至极端变得僵硬时，逻辑的方法由于抽象而导致的空洞，使得在对世界作出解释时大大缩水，世界是丰富的，存在是丰富的，而有单一的逻辑推演方法带来的概念的单一性却是不足以表现存在的丰富性的，因而，事物和概念之间就有了距离。当然，不可否认，在人类文明的追求中逻辑理性的积极作用是很大的，特别是奠定了西方思想中的超验主义传统（transcendental dimention），从而西方文化呈现出这样一种情态——确定的科学理论体系，严谨的语言逻辑层面，稳定的社会游戏规则和宗教的彼岸人生观。但也正是理性主义的过度张扬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特别是

---

<sup>1</sup> 许为勤.《布伦塔诺价值哲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4.

<sup>2</sup> 同上.

##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对人的概念的肢解。正是在理性主义独居统治地位的背景下笛卡尔提出将直观与演绎逻辑相融合的方法，其中尤为强调作为认识基础方法的直观——真理由直观发现，继而由逻辑表达，也就是据此笛卡尔找到了“我思，(故)我在”这一一切知识的起点。布伦塔诺在其作《布伦塔诺价值哲学》中提到虽然逻各斯(logos)与奴斯(nous)所代表的实体不同，前者是理性的代表，后者是生命的代表，但这不影响二者作为统一体存于古希腊文明之中，知识到了近代随着理性主义的发展，甚至是达到一种登峰造极的程度，二者便是分道扬镳，而且距离越来越遥远。理性主义发展甚至是极度膨胀所带来的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核心地位，用严格的理性的概念进行分析，“人”本是活生生的，实体，有情感，有意志，然而在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性概念分析之后，人的丰富性被去除，鲜活的生命存在遭至肢解而被抽象成为空洞的逻辑符号，连概念本身都如此，更不要谈及人的价值和意义了。哲学家们觉得是时候重新审思哲学建构的方法了。我们看到，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现象学，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等这样一些哲学流派成为主流，以奴斯为代表的生命实践传统成为显学，原本就统一的两种哲学传统在经近代理性主义独占鳌头后似又重新统一了，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作为基础的直观始终是涵括逻辑的。相较，单一理性的概念体系渐失其光辉，这种格局的产生及形成是必然的，究其原因，在于人们看到理性主义自身理论和实践上的弊端。笛卡尔在经院哲学为主导，理性独尊的哲学背景下重提直观方法，其意义远远超过笛卡尔本人所想，它之于近现代西方哲学意义重大，其一是直观方法本在古希腊就被先哲们所重视，而由经笛卡尔处将直观方法作为他本人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则为直观方法的被重新审视奠定了很好基础，其二是直观所强调重视的心观(mental-seeing)则是对以奴斯(nous)为代表的生命实践传统的重新开启，并加以延续及升华。这样，直观就成为了哲学的方法论上的一大特征，也成为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一大特征。现代西方哲学有两个转向，一个是由传统的形而上学向现代西方哲学的存在论的转向，另一个是由知识论向价值论的转向，两个转向是并进的，因为生存的冲动性使得人们不仅是要追求真理，而且同时也要追求自由。无论是那种转向，无论是哪个哲学流派，就哲学建构的方法这一维度进行溯本求源的话，无疑，应归之为笛卡尔的直观思想。

#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如我们所知，人类思维发展的朝向是多重的集合，既不单单是单一概念逻辑的发展，也不仅仅是艺术化思维的发展。当代人类精神出现许多问题，科学与人文的对峙成为核心。科学的精神就是实证精神。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认为科学的这种实证精神包括有如真实，有用，肯定、确定性，精确，组织，相对这样一些个特征。这样，在实证精神的推进下，科学追求客观性，普遍性，统一性这样一些性征。理性逻辑的本质是符合逻辑和规律，就此而言，科学体现了这一本质，科学精神与理性精神，逻辑精神是等同的。与此而对，人文精神的特征是主体精神，人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是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而存在，是宇宙的中心，所追求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而由重物到重人的演绎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人文精神的要旨多归于感性的情怀，重心灵的体验，而科学精神的要旨则为一种逻辑化的理性精神。人类思维的发展，人的整个精神生活的健全发展，势必要求重构知、情、意相统一的精神世界。而我们现实的精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的产生却与在科学与人文维度上分裂的思维状况不无关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精神的两种不同情态，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二者理应是互补的，而由此产生的两种思维方式也应是互补的，互补，互动才可以组构成完整的人类思维和人类文化。如果只有科学精神，那我们的生活将会是毫无生气，相当乏味的。事实上，科学所规定的真实，精确，普遍三个理性特征是不可能实现的，道德领域的事例就是一些很好的论证，在你见到一个自己很反感的人时，你是不可能直接对这个人说“我讨厌你”的，这些知识一种习惯，一种基于道德的习惯，无法符合科学，也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在人文和价值领域中，绝对普遍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不是使用使用理性就能控制了的。而即便是在科学的范围之内，它所追求的目标亦是难以实现的，无法达到绝对的真实和精确，因为任何科学成果都只具有相对的有限的意义，而非绝对客观的认识，认识本来也就是主观的，“客观的认识”的说法本就是自相矛盾的，排除主体的作用根本就行不通。而科学家进行研究发现并不是完全依赖于理性，还需要想象，需要激情，很多科学家进行某种研究，是因为它的美，而不是因为它的真实。换言之，只有人文精神同样是不现实的，人类不可能摆脱物质生活，而很多时候，有关物质的内容是需要使用理性或是工具理性来实现

的，若是仅仅生活在想象和诗意之中，固然美好，却是极度虚幻飘渺的。而艺术理性的无边际发展必然是整个人类精神甚或陷入一种混乱乃至疯狂的状态。文艺复兴时期对科学异端的迫害就是佐证，若不是科学的极大发展，若不是有赖于科学实验的检验，宗教所宣称的种种谎言以及所谓的对科学异端的迫害又不知何时会终止。况且科学已然前行到今天这种发达的状态，若将其消掉却也不可能了。科学与人文的沟通确是需要一种智慧的，那我认为运用笛卡尔的直观概念或许是一种极为不错的尝试。如前文，我们看到，一方面，笛卡尔将直观导向睿智的领域。如前文在谈及马特席斯（*Mathesis*）与直观时所认为的，真正的 *Mathesis* 是唯有涉及秩序和度量的，因为按照笛卡尔的观点，这二者归结起来时智慧的标准，同时也是世界可被解读的标准，所以我们只有首先按照这种秩序来探求事物才可能获得真知以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并进而通过推理来获得对其它相关事物的认知；另一方面，笛卡尔又强调顿悟，通观。笛卡尔认为的秩序是能够通过直观而一目了然获得的，“全部方法，只不过是：为了发现某一真理而把心灵的目光应该观察的那些事物安排为秩序。如欲严格执行这一原则，那就必须把混乱暧昧的命题逐级简化为其他较单纯的命题，然后从直观一切命题中最单纯的那些出发，试行同样逐级上升到认识其他一切命题。”<sup>1</sup>若要认识隐藏在秩序中的度量也是需要遵循一定步骤的。“我所清晰明白感知的是真实的”（*Whatever I perceive clearly and distinctly is true*）是笛卡尔知识确然性判定的标准，“*perceive*”一词一方面含有直观感知的意味，另一方面又有理性领悟之意。可以说，人类思维认识所追求的至高境界是一种基于逻辑理性推理之上的澄澈的洞见直观。思维有内容，理性可直观本就是自柏拉图哲学（在柏拉图哲学中，可知世界的 *idea* 本身是直观的对象，*idea* 世界既是心观的又是理智的对象。）以来西方认识论的主导，只是在近现代之后直观又被与表象相挂钩，或者更确切说是人为直观形式是一种感性思维形式，它所考察的对象最高就是表象。笛卡尔直观概念的直接继承人胡塞尔认为思维与直观的分离之为近现代思维中最大的问题。即便是伽利略和牛顿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也只是于数学和力学的确定性中去寻得世界自身存在的根据，而不是于自然界本身存在的丰富性中去找寻，而他们运用这种实证主

---

<sup>1</sup> [法]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1991：21。

##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

义的科学理论呢的框架所构建的世界图式毕是抽象的。人性的丰富性，无论是审美方面的，还是道德方面的，都在这种披着理念外衣的抽象的科学世界中被瓦解，主体的价值和意义处于一种被抛的命运。理念逻辑化了的世界演化为一个实证科学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却是残缺不全。科学世界本是抽象的，这种抽象植根于生活世界的直观性，而我们这些身处科学世界中的人们却是将这点遗忘了。

徐悲鸿的八骏图为我们所熟知，这样一幅画同样可以以科学的和人文的抑或说是艺术的眼光来分别审视，单就数量方面而言，若是用科学的眼光来审视的话，是八只样态各异的马，这符合科学精神的客观，精确性征；而从八骏图中我们又似可以看到在茫茫的草原上万马奔腾的图景，又似可以听到马儿在奔腾的声音，若是以这样一种感性的重心灵体验的人文的情怀来言说的话，我们又可以感受到诸多的美感，这是一种于直观体验中所感受到的，是科学的言说所不能及的。单就八骏图中所感受到的这种多样丰富性同样可以延伸至人—世界的主角。如何将科学与人文两种性征迥异的精神施于人？.....还原现实生活的多样丰富性，尊重人的存在和价值，将两大哲学传统有机结合，科学与人文的融合，笛卡尔的直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思”的维度，而在这方面，胡塞尔确为实践之第一人，他的“生活世界”的图景就是让人们回到原初自明的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和直观性中，而摆脱那种被实证科学异化了的逻辑理念的世界，因为，人，总是要，而且应该是活在直观当下的生命体验之中的。亦如中国古代《周易》所言：“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系辞下》），这样一种洞穿透彻之观的智慧是我们所想往的，而在“直观”这条路上，我们一直在前行.....

## 结 语

笛卡尔说：“方法，对于探求事物真理是[绝对]必要的。”，而我们应用方法的目的即是使得我们的认识确凿，真实，在此基础上所能形成的对事物的判断则是可以知道我们的心灵的。

直观方法，作为一种认识的基本方法，由来已久。直观更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一大特征。笛卡尔哲学的目的是要寻索一个确然可靠的知识的起点，他提出直观与演绎相融的方法，并强调起始原理仅仅由直观发现，并且在直观中清楚明白显现的就都是真理，这也是在强调直观方法较之演绎方法的基础性地位。也正是本着直观与演绎的关系的方法路线笛卡尔找到了“我思，[故]我在”这样一个他所认为的知识的起点。然而我们看到笛卡尔定义中的直观方法在对待确然性知识上的局限性，亦同他对待经验的摇摆不定的似是而非的，有时又是相当不审慎的态度共同导致了笛卡尔直观思想在构建确然性知识方面的疑点重重。直观并不具备笛卡尔所言的那般近乎于神秘的作用，当然直观所强调的那种心观，那种理性的光芒的照射却是哲学史上永远闪耀着的伟大的思想。

笛卡尔的直观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而它的现实意义同样重大，当代人类精神出现很多问题，其核心是科学与人文的对峙。在理性主义极度膨胀的背景下，我们看到单一的纯粹的逻辑演绎的缺陷，而人类思维的发展朝向是多重的集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精神的两种不同情态，应是互补共进的，如何沟通，二者如何更好对话亦成为焦点所在。而沟通确是需要一种智慧，这种智慧由直观来承载，值得一试。就此而言，笛卡尔的直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思”的维度。

## 致 谢

论文经过近一年的写作终于可以脱稿了，在此之际，我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方面对论文的完成感到喜悦；一方面回想其间的辛苦写作，深感做学问的艰辛。尽管论文的写作苦乐参半，论文也不完全尽如人意，但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整篇论文，心里还是感到莫大的成就感。在此对所有在我学习和写作上给予我帮助和关心的老师和同学们，在生活上给予我关心的家人表示深深的谢意！

这篇论文可以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高秉江教授。高老师治学严谨，思想深邃，学识渊博，为我营造了一种良好的精神氛围和学习空间。高老师在从开题到写作到终稿完成整个前前后后的论文写作过程中始终关注督促着我的学习，并总是以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方法引导我形成有益于写作的思考方式，并由此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方法。我的论文的构思亦起源于高老师的启蒙，正是得益于高老师给我们讲授的近代西方哲学特别是笛卡尔思想研究部分的课程，才使我有对毕业论文的初步研究方向，并继而有了对整篇论文的构思。在高老师的启迪下阅读了相关中外文文献，使我逐渐提高了写作的信心。在此难以表达我的感谢之情。

我还要感谢给我们授课的张廷国教授、董尚文教授，欧阳肃通和闻俊老师，他们专业的科研精神和各自的学术修养使我在学习中开阔了视野，并且在我的开题报告中对我的论文给予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这些我都铭记在心，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 参考文献

- [1] [法]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2] [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7.
- [3] [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
- [4] [法]笛卡尔.《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58.
- [5] [英]罗素.《西方的智慧》.马家驹，贺麟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 [6] 周春生.《直觉与东西方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7] 周晓亮.《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四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 [8] [荷兰]斯宾诺莎.《神，人及其幸福简论》.洪汉鼎，孙祖培译.商务印书馆，1987.
- [9] [荷兰]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05.
- [10]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97.
- [11] [英]罗素.《哲学问题》.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0.
- [12]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2005.
- [13]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商务印书馆，2000.
- [14]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99.
- [15]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9.
- [16]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李匡武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 [17]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上海三联书店，1996.
- [18]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78 年版.
- [19] [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商务印书馆，1996.
- [20] [德]布伦塔诺.《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区别》.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 . 序卷》，陈维纲、林国文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 [21] 许为勤.《布伦塔诺价值哲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 [22] [德]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张廷国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 [23]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

- [24]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 2001.
- [25] [荷兰]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83.
- [26] Alfred Weber and R.B.Perry.《西洋哲学史》.水牛出版社, 1971.
- [27]《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 1999.
- [28]倪梁康.《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商务印书馆, 2002.
- [29]《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劳特力奇哲学史(第二卷).大卫·福莱主编.冯俊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30]冯俊.《笛卡尔第一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 [31]冯俊.《开启理性之门—笛卡尔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32]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 1996.
- [33]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 [34]杨寿堪主编.《20 实际西方哲学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35]高秉江.《胡塞尔的 Eidos 与柏拉图的 idea》.《哲学研究》2004(2):
- [36]高秉江.《idea 与“象”—论直观和超越的兼容》.《哲学研究》2007(11):
- [37]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escartes(volume 1)*, Translated by Elizabeth S. Haldane and G.R.T. Ro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1.
- [38] Husain Sarkar, *Descartes' COGI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39] *PLATO(The seventh letter)*, tran. By J. Howard.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1952.
- [40] Samuel Enoch Stumph & James Fieser,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 [41] L.J.Beck, *The metaphysics of Descartes*. Oxford, 1965.
- [42] G. W. Leibniz, *Papers and Letters*. Chicago, 1956.
- [43] Norman Kemp Smith. *Studies in the Cartesian Philosophy*. New York: Macmillan, 1902.
- [44] Norman Kemp Smith. *New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Descartes*. London: Macmillan, 1951.
- [45] Ariew, Roger, Marjorie GRené, eds., *Descartes and His Contemporaries: Meditations, Objections, and Repl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46] Cottingham, Stoothoff, and Murdoch.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 [47] Broughton, Janet. *Descartes's Method of Doub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48] Garber, Daniel. *Descartes' Metaphysical Physic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49] Rodis Lewis, Genevieve. *Descartes: His Life and Thought*, trans. Jane Marie Todd,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 [50] Levinas. *The Theory of Intuitio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5.